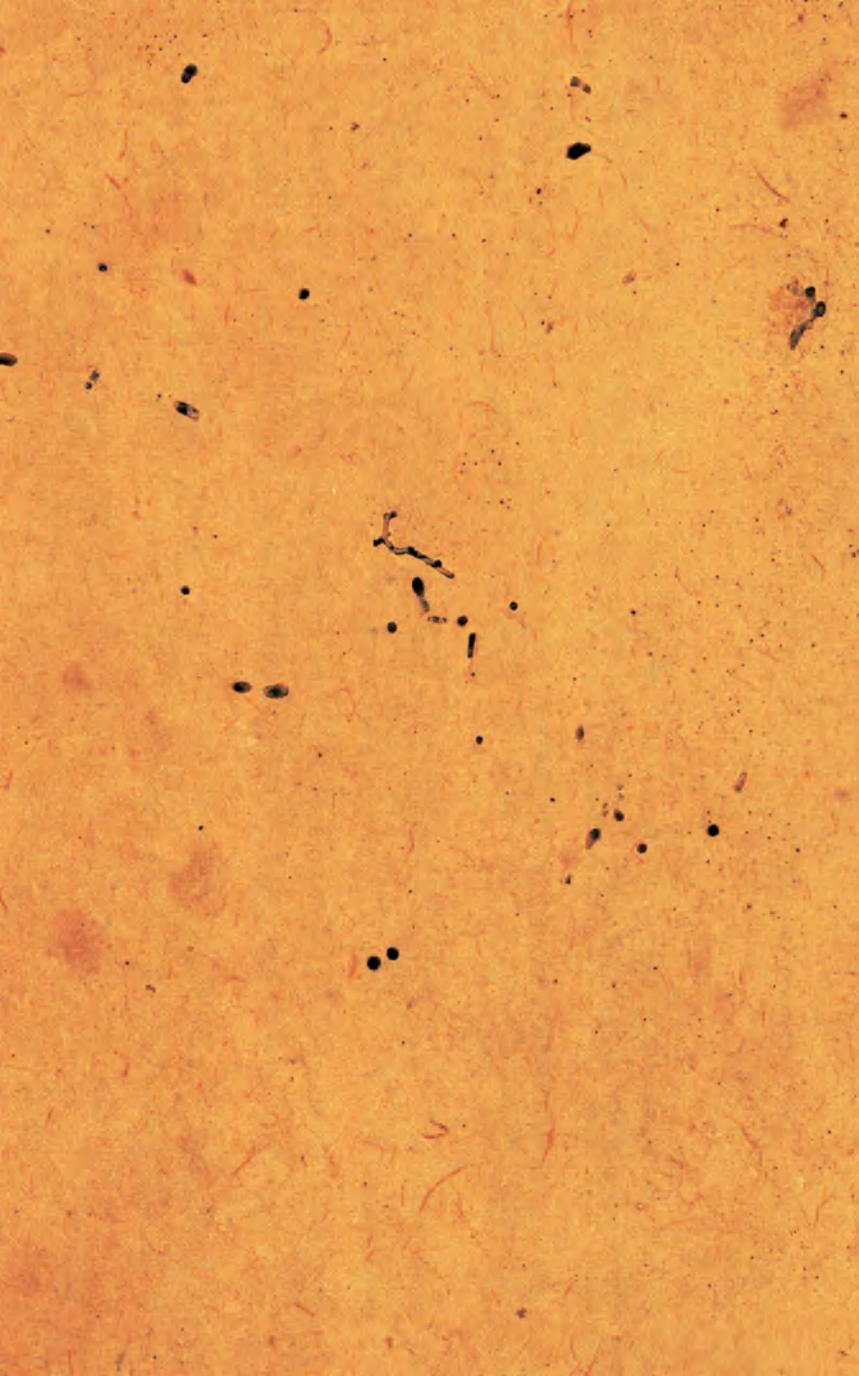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曰下類多拱默曰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

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當與衆人和同也

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曰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

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

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

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阜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

惠黎民懷之

尚書車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眾也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

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小雅也淒淒雲也淒淒雲與祁

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我公田乃及私田

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

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褒豔用權七

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嬖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

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激爲趣馬柴子爲內史禍爲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見詩小雅番音方元反

聚音側流反

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

剗削也五等謂

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爲秦定變法之令令入仕位而相牧司犯禁相連坐

不告姦者腹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竄其土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

悅曰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立靖寬柔克慎官

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曰安而無怨者政平吏

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曰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是曰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

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

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

賢能曰理己安民爲劣弱曰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鬻丹莛見今尹子常與之語問商賈聚

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世也謂一歲言善不稱德論

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毀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曰

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

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

斯祿薄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也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

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帥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曰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曰爲守相

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

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曰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

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

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

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

有司考其真僞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

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

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

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

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又上疏言宜密爲備曰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

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

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其上疏曰爲寇賊連年

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

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實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

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

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

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

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備有一

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臣觀異能臣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

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電裕博雅

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遷琅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

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前是故本郡臣充選郎不能屈

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邪淑無言對乃譴卻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

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

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
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曰娥前
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
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
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爲務宜循古法
寧靜無爲曰求天意曰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
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曰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曰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

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
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
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已其
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已其有德也今阿母
躬蹈約儉已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
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已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
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
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已
千萬給奉阿母內足言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
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
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

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曰捶撲雄土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

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曰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曰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曰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妻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曰生曰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

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畱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旣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曰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舉解見蘇竟傳

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

曰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郃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安後長樂少府朱張音丑代郃爲司

徒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

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

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呂加諸韓信彭越吳今

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

急表之伉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呂何

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

足採請從此辭伉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

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

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呂爲規誡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

原一郡舊俗呂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

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狀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災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至其亡月咸言神

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

歲多死者舉旣到州乃作弔書曰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民命非賢者之意曰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於是眾惑

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

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曰不

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名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

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曰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

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卽遜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

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爲貴故聖人養之

曰君成之曰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包之曰仁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
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
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
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
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曰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
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成湯遭災曰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
表商容之聞出傾宮之女於諸侯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
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菑且行厚傳
邪讓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

皆曰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曰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晉齊有大旱

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

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

異却行而求速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

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

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

日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顛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

射黃瓊問曰得失擧等並對曰爲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

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

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首被列反然公卿

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

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黜崎遷舉司隸校尉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

殿問曰言事者多矣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召公禮葬之

天爲動變及更葬召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

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召王禮

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

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召章聖德北

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

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

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卽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召王禮

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

位亦召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

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

周官曰女
平掌歲時

祓除蠶疹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
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爲大絮也

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

暝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露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

纂
文

曰露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露露歌曰露上
露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曰事

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歿將及乎

左傳曰叔孫昭子
與宋公語相泣樂

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
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

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

臨幸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

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

於顯親殿問曰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

肅然頃年曰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

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恆暘若

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
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

不從而下不正陽無曰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

姦已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
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藥巴侍御史張綱兖
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
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曰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
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
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
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曰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
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事見左

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

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祀也先公閔公也

公也將正二公之位
視盡故通言先公也

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

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召舉清公亮

直方欲召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賦閣召光賢哲

尙書曰武王入殷封
比千墓賦商容閣

故公叔見誅翁歸

蒙述所召昭忠厲俗作範後昆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
曰昔者衛國因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

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聰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誰夫子貞惠
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封帝場厥聲故曰蒙

述也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倬夷魚

伯夷史
魚也

忠踰隨管

隨會
管仲

前授牧守及還

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

史記堯典曰咨
十有二牧欽哉

在禁蘭有密靜之風子錄

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

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
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

也其令將大夫召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召旌委蛇素

絲之節焉

國賦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縱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子勰

音叶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曰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曰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曰爲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曰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而氏稱疾不進

綸氏卽真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蔡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

有司劾不敬詔下

縣曰禮慰遺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

乃曰書逆遺之曰問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

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閭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而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鄭玄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曰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嘒嘒者

易缺噉噉者易汗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王對楚襄王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

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事良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

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

帝曰間者已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卽置積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

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卽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

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

史官悉條上永建已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已後訖于今日孰爲

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

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

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

大化於是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

呂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

人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

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

何諷諫以身塞無狀也務存質儉呂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

有不移示呂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呂政化使陳得失又囚

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呂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呂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卽位呂後不行籍田之禮瓊呂國之大典不宜久廢

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

之禮親籍田之勤呂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

公呂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

帝之業盛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

告稷曰陽氣俱蒸上蒼其動稷以告王王卽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垧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

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塔音扶發反

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已應天順時奉元

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已卹人雖詩詠成湯

之不怠邊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

詩商頌曰不愆不濫不敢怠違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違暇食也

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

動聖躬已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已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

吉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結厲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東郊旣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已逆和氣已致時風

五經

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

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乾卦象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

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已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

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已澄洗清濁覆實
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已選入
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
千石已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
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已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啓爾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瓊獨建議

曰冀前已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

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已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今諸

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侯已戶邑爲制不已里數爲限請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

已興國皆益戶增封已顯其功高祖爲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

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

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爲恨會曰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曰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曰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邾鄉侯

說文云邾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

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邾音亢

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左悺徐璜等

四年曰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曰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曰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曰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曰賢者爲力唐

堯曰德化爲冠冕曰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
曰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劔而王埽除
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秕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爲冕所蹈不曰賢佐爲力終
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
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

泮水喻危
陷枳棘喻

艱難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

形兆也言未有天下
之兆畫或作書也

崇禮義於交

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
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
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曰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
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
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

殷盛也

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

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塞陛

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言直言德言輔

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坐背才

賢愚切痛海

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言

救積薪之敝

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

弘農杜眾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言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言感悟國

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言怨結故朝野

之人言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

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寶鳴犢舜華皆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數

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

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

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

其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已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

金玉於沙礫抵投也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

孝慈母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

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

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

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

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豐益深敢已垂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爲名

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璇

璇字子珍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言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曰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

卽曰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曰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

事副府

副本謂公府也

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

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

曰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

从次謂久居官次也

時權富子弟多曰

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曰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

能音乃來反

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

郡殷參等並曰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

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

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

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黷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曰法度自整家
人莫見愷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
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
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
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
秉政曰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
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曰寧
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
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

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

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

將殺子屈廬曰請有之曰莫莫焉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
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

乎子胡不推之白
公勝乃入其劍焉

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

解見馮衍傳

吾雖不德誠慕

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糾之一繇以爵再繇以地三繇而爵地畢也故王

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

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已後復增敦朴有道賢

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

竊名僞服浸已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

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

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
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曰童弱反
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
備玄纁玉帛曰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
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
備狹也拂
巾衽褐曰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
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曰儒學進崔瑗馬
融曰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
宏規王龔張皓虛心曰推士張綱杜喬直道曰糾違郎顛陰陽詳
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
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謦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不爾思室是遠而

而語辭也論語曰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

碩大也

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

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

人倫陳仲弓引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

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曰正議嬰戮謝事者曰黨

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

廣雅曰道急也

所曰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

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曰彙越自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

理政竝紓災昏

紓解也音式余反

瓊名夙知累章國疵

疵病也

琬亦早秀位及

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一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卿名況趙人也爲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

子遵宣帝諱故改曰孫也

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

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去職還鄉里當世

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

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

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

蒞事明理稱爲神

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曰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

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

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說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

二縣

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

龍緄熹曰比熹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水改作汪非專本或作數

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叔故宅相傳云卽舊西

彙里也。穎陰令渤海苑康曰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檇啟

橋融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

年五十而終號曰立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傑才動止以禮有弟

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亡爾追號靖曰立行先生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

爲沛相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

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其大將軍寶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

死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諱意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

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

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

火故其德爲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

爲日

易說卦曰離爲火爲日也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

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

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平帝時王莽作書八

篇飛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遠舉之也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

蓋謂盡其哀服

今之公卿及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已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

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

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

故有遺詔曰日月易月此

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

改移曰示天下莫遺其親

遺忘也

今公卿羣察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

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

者必也親喪乎

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

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左氏傳載武仲之言

夫

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

焉昔丞相翟方進不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

而除前書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

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

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

所曰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

過勿憚改

禮記

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臣聞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

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

語見易序卦也

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

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

易乾坤至柔離爲上經咸恆至柔濟爲下經

孔子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易繫辭也

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

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

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

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

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

婦人謂嫁曰歸言湯曰娶禮歸其妹

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言天子之尊加於諸

侯也

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

云不自爲主尊卑不敵也

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尊違乾坤之

道失陽唱之義

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

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

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

皆易繫辭之文也

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

星妃后

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

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

崐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爲咸艮

爲山夫象也兌爲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

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

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

易說卦之文也

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蓂屬地

蓂音該

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

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

儀禮士冠禮爲始士婚禮文之

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

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

式法也

合之天地而

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

備各以其敘矣

禮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昔時
禮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序也

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

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

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

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

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
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

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宜其氣

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
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爲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
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宜其氣也

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

列女傳曰夏桀
爲寢室瑤臺以

臨雲雨紉爲傾宮
解見桓帝紀也

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事見尚書
無逸篇其

詞與此微
有不同也

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適猶從也言喪身
之愚甚於截趾也

臣竊聞後

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
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曰供無用之
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曰
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
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益斯

益斯蠶蠶也其性不如故能子孫眾多

詩曰益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曰爲歲尊卑奢儉所曰爲禮故曰
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卦象
辭文也

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曰假人

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

孝經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
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

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

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

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嚴篤有司必

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卽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

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

曰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

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喪服

曰夫爲妻齊縗杖屨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事

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卽位董

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

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

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其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
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
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
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
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曰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
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曰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爲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

濡跡解見
崔駰傳

荀公

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

易履卦曰履道
坦坦幽人貞吉

又曰履虎尾不愠人亨王輔
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

觀其遜言遷都之議曰救楊黃之禍

楊
覽也

及後

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老子云大直若屈大
巧若拙逶迤而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闡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

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

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
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
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

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

患興農桑曰養其性審好惡曰正其俗宣文教曰章其化立武備

曰秉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罪人

不樂生不可勸曰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

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宮初有三尺也國無遊人野無

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禮君子之所

曰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惑詐偽曰蕩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

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

用小人曰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曰加君子化

其情也桎梏鞭撻曰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

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

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

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曰懲之故在

上者必有武備曰戒不虞曰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

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

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

曰勸善罰曰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

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

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

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曰誠守之曰固簡而不忘疎

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

不

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尙

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

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曰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禮記

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朝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闕門左扉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勅則右史書之也

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

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

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

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尙書曰助賞罰曰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

典籍常曰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曰爲漢紀三

十篇詔尙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

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

是夏而歌之也

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

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

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

漢書

損益盈虛與時

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

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

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

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曰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

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

呂韶爲嵐長

嵐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嵐境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已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呂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呂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

呂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

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

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

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言膺妹妻之

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曰膺

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曰致怨本

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害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

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

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

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

隸校尉

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

所歸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

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曰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

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

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

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

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

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

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眾人言曰吾

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曰此少

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

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

聞喜長旬月已替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潁川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修德

清靜百姓曰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警解發遣各令還本

司官行部

司官謂主司之官也

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曰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曰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寔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曰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
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
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
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
召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
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
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
百數其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

先賢行狀曰將軍何
進遣官屬弔祠爲諡

有六子紀諶最

賢

紀字元方亦召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
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

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已厲風俗董卓入

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

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

美號爲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并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

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

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已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

末者愚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已武今關

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

若欲徙萬乘已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果卿解見皇后紀碑合土耕反卓意

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已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

復辦嚴嚴讀曰裝也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

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

司空

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爲紀拜山是顯名也

天下曰爲公慙卿卿慙長弟

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

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

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

當世者靡不榮之諶

早終

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像焉

論曰漢自中世曰下閤豎擅恣故俗遂曰遁身矯潔放言爲高

其言不拘節制也

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

叫呼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

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

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曰

權奪王公不能曰貴驕所曰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嬴寇懷道太丘與廣模我彝

倫曾是淵軌薄夫曰淳

會之言則也

慶基旣啟有蔚穎濱二方承則八慈

繼塵

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曰慈爲字見荀氏家傳也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二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固貌狀有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隱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人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

少好

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古

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邵子

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

言復繼其父爲公也

司隸益州並

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

陽嘉二年有

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

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

詔又特

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

台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寶有山川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

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

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已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有命

命謂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

者輒見斥逐是已滄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

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

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

其艱既拔自困殆危也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

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

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已漢興已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

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

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梁妣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

已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宜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已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

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妾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

秘苑尊已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始

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已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

吏察孝廉者已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

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館陶

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

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

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

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

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

章

續漢書曰中郎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反板

也卒瘁也瘵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

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

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

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五易感宋均注曰感則也法

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賦希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空審擇其人已毗聖政今與陛下其理天

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

則其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

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此言動

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

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言之淺

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細史

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

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摛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卽

時施行顯拔其人言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

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臣所言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

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

弟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言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

固言直因詐飛章言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

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

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

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曰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

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

乃奏記曰春秋衰儀父曰開義路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易爲

褒之爲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爲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曰見褒賞義

貶無駭曰閉利門

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豈之也易駭疾始滅也

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

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

伯榮主聖女也

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

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

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澗窮路以

須爲而未有改做立德之方又卽位曰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

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

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已致飛燕之禍

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爲昭儀專

寵成帝貴人曹僅能等生皇子皆殺之

明將軍望尊位顯當已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

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已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已來

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泆是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

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

威也書曰

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

皇天無親

前書李壽上疏日月者衆陰

之長如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

封日月中則食日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

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

是已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爲利所誘怵迫於憂動也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

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明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

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

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感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留吾事也他然耕不

顧亦見呂氏春秋

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

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禮記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

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

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

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其

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

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

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固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

之清者爲賢養身者曰練神爲寶安國者曰積賢爲道昔秦欲謀

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

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對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當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珪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珪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

蓋積賢人之符也

魏文侯受釁於子夏過段干木闕本嘗不執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帥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

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

廣漢楊厚會稽賀純

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羣載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

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

策書嗟歎待已大夫之位是已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已病免歸誠已悵然

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

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已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

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

隆高也崇重也

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

訪呂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

薦陳留楊倫

倫見儒林傳

河南尹存東平王暉陳國何臨

臨字子陵臨之子爲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

植見黨人篇也

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呂固爲大司

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

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

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呂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

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

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

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

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呂下政有乖枉遇

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卽位呂固爲

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曰揚徐盜賊盛強恐

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其掩匿

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曰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

亥為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其掩祕遂有孫程

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

從之即暮發喪固曰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

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

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廢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周太后

立北鄉侯其年並文帝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

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

康陵漢帝度也

其於役

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曰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

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

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曰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

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其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

曰承天

書曰粵若稽古帝堯胤玄孫曰稽顙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

臣不述舊無曰奉君昔堯殂之後

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

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全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

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室室屋弗麗色也環斯所謂聿

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

半述也詩大雅曰文王孫哉迨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

太尉李固因公

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

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

十九人又廣選賈豎曰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

駢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

取玉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

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

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機不平寇賊姦軌

書曰璇機玉衡曰齊七政孔安

國注曰璇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

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

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

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

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懷城

九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

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

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

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

書奏冀言白太后使下其事

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燭帝苦煩甚

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

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

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

司空趙戒

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荊州刺史梁商弟讓爲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

屬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遣吏人奏免中官責賊子弟爲令長負

濁者徵拜爲尚書令出爲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與冀書曰天下

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

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

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

今當立帝天下重器

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

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

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召來政事多謬地震宮

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召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

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

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

也昭帝崩霍光立之

自非博陸忠勇

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

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

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劾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皆誅

斬之於是廢立遂定

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

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

臚杜喬皆曰爲清河王赫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

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旨相奪

未有別聖而易奪之

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旨下莫不

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

會固意旣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旨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

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

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其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

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

字林曰鈇鎖械也鎖音煩樞音竹心反

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

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歸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

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文帝宣帝皆奉臣迎立能典漢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已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

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

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為良史聞固策免詔棄官亡

歸巴漢南鄭趙子駿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其棺器欲因出逃子駿畏法勅吏驗實就殺之

小子變得脫亡命

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

令有敢臨者加其

罪固弟子汝南郭亮

謝承書曰亮字極直剛陵人也

年始成童

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

遊學洛陽

乃左提章鉞

章謂所上章也蒼頡篇曰鉞斧也

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

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

李

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干試有司乎

腐生者猶言腐儒也

亮曰亮舍陰陽已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爲已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踣

跼曲也踣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

地蓋厚不敢不踣也

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言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

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

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耦耕澤畔惡衣

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

太后憐之乃聽得

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其

論固言迹曰爲德行一篇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百不復

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

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

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呂遇此

太公謂祖
父部也

密與二

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

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委君呂六尺之孤

六尺謂年
十五以下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

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

謝承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刺
託命滕杏家以得免而此不同

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

人呂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閒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

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嗣變乃呂本未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

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
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言禮葬
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
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
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
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
平王續爲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
不同而續竟歸藩燮言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
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

南尹時既曰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曰實西園

事見宦者傳

燮上

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曰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鋼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

縣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

入拜侍中漢安元年曰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

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

瑗等臧罪千萬曰上讓卽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

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皆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

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

罰必曰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

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廢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蒼頡篇紱紱也裂勞臣之士其爲乖

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

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資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

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

暲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昌金蛇遺梁冀事發覺曰蛇輸司農冀

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

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

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曰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王后子紀在傘則稱后今人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
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綵鳳壁乘馬一依舊典

又冀屬喬舉汜宮

爲尚書喬曰宮賊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

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曰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棺等因其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難也帝

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

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
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

鮪爲喬門生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
自盡也喬不肯明

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

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

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
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曰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鉞

鑽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

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廩

長漸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

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途也立言踐行踐其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

而已哉徇求也將曰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曰理全死與義合

也繁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爲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爲生則騫義騫違也專

爲物則害智須物則役智故爲害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

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上

曰殘闇失君道下曰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曰成

仁去之不爲求生曰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

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曰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

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

勝其任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

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願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

朋猶同也

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伊尹后稷也

道亡時晦

終離罔極

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

變同趙孤

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許白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

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

世載弦直

載行也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金鑒書局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三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漢書作佑

陳畱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

恢或作恢音徒濫反祐

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曰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

見劉向別錄也

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

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

揚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郁甯三也臨賀南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爲審矣

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

希望其贈遺也

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

車有兩輪故稱兩也

昔馬援曰薏苡興謗王陽曰衣囊微名

微名也音江羈反前書曰王陽

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糞糞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季子謂札也

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

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爲郡吏也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

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陳留耆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

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

壇其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祖道之禮封土爲轍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所

也周禮大馭享王王路以祀及祀轍注云祀轍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爲神主祭之以車轍轍而去喻無險難

功曹曰祐倨請黜之太守

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

其清節

謝承書曰真字夏甫

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遷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

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

東夏

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

官至酒泉太守

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爽剛縣人也年二十一爲郡督郵會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威以爲

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卽日教者主簿也

祐政唯仁簡曰身率物民有爭訴

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曰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

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市單

衣市衣衣已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衣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

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已親

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已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若

也也白曰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已械自繫在手曰

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

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

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已報吳君乎

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

誓屬兒已報吳君因投纆而死謂以繩爲纆投之而縊也纆音胡犬反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者舊傳曰

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騰
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

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

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
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
家不復仕躬灌園蔬已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銅陽侯相

銅陽縣屬汝南郡音紂

皆有名於世

陳雷者舊

傳曰鳳字君

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

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

氏傳

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爲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爲氏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

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廢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侏泗

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

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

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爲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

曰師喪奔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桓帝曰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

嚴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滂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畱邊鳳爲京兆尹亦

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爲京兆尹也

後有邊

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

吳晉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哕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

篤發書收

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曰病免

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

辯辭爭

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

代更也

可謂篤論矣

篤厚也

夫人二

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

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

較猶略也

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言

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

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

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

扶疏榮華紛紜

說文曰紜繁絲飾也

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

四體謂手足也

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大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爲孝經之詞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若之辭也

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

對其優劣則仁言枝葉扶疏爲大孝言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

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

不得不賢於顏子

蓋曰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曰爲稱虞舜顏回

是也

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

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爲目不能總兼其美也

夫曾閔曰孝

梯爲至德

曾參閔損也

管仲曰九合爲仁功

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于

鄆兩會于幽又會榿首止戴甯毋洮葵丘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

從其稱者也前越嚮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

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

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

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流聞乃欲

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

國注尚書曰味

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

春秋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南軒

楚辭高亭遠宇鑿松層軒玉逸注云軒樓板也

百家眾氏投間而作

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間隙而徵百氏也

洋洋乎其

盈耳也

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

渙爛兮其溢目也

渙爛文章貌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

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

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也

不知世之有

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

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

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事具逸人傳也

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

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

為人臣

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易繫辭之文也

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

色愧曰赧音女板反

如此而不言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

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搃劍曰客安能

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謝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

慎勿迷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

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

錮謂閉塞

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

于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彰故圖其像而佩之焉

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

虞等曰爲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善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畱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召佞辯至尚書郡守漢

善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爲郡功曹承前太守朱詵穢淵

之後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

惺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

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曰威體雖貴必禁之曰度如是和睦

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遂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

入躐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上笑益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益也而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

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惺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

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

剽音走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

妙反

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

州司不

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恐遂

滋蔓爲害彌大

滋長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

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已聞帝已至親不

忍下其事後懼竟坐逆謀貶爲廩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

詔書下舉鉤黨

鉤謂相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卻州郡

切急也卻退也

髡答掾史從事坐傳責曰

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

首掾史傳各舍也音知

繼戶坐傳舍召弼而責

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

濟南

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

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桓帝爲蠶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卽位擢福爲

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讎讒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

水土異齊風俗不

同

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

它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已逞非理則平原

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

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已俸贖罪得免

俸首扶用反

濟活者千餘人

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

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

屬音之欲反

中常侍

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已宅

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

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

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

司隸誣弼誹謗監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嶠澗

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已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刳頸

九死不恨勿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

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奔

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已免君無乃蚩乎陶巨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

子林平原人也清遠博辯交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牖里殷獄名或作姜亦名

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賜天墜辛巳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騶戎文馬有能九馴它奇怪物因殷孽臣

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

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

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燧瑛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爲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

傷發言烝烝

烝烝猶仍也

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

曰矜物義曰退身君子哉

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曰翁孺曰問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

史弼頡頏嚴吏

頡頏猶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黨而其

後不大

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

多

列女媚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曰是敬之學終辭歸

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

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

衣曰武素有名譽乃獻書曰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施惠子

曰人亦有言憂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甯鄰

杜預注曰髮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過吾東家馬逸踏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遺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嗚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藝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並歌以女貞

之辭自經而死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

書陳謀及庶人

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

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

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馨

言哉

無目明曰馨

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

有繫論者曰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

賈山曰使天下載目而視傾耳而聽也

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

景風解見和紀

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曰德德均則決之卜筮

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嗣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

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曰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

曰爲己力乎

切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

宜辭大賞曰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

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

左傳曰楚公子比蔡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

歸楚立爲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

宜依古禮

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

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爲喻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

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

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

九江太守蠻寇賓服曰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時解其事意

始立太學石經曰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

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

回穴猶紆曲也

臣前曰周禮諸

經發起批謬

批案不成喻義之乖僻也

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

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其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

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字爲小學也

中興呂來通

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郊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今毛詩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其相表裏

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

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呂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呂非急務轉爲

侍中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

五行傳對向所著朧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此向以爲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速而月行速也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

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

是乎君不舉避移時仕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午旣

食之後雲霧掩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曰火德化當寬明

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

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

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

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曰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曰安遊魂

后以王甫程阿所橫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語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

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曰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

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曰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

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命東也遷舉之事

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綱略細微也帝

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曰護烏桓

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

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

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

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曰待天誅帝怒遂

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

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曰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

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曰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

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

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回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

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

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曰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

道從轅轅出

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

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上谷

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

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誌表記凡六篇建安中

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

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

告守令曰故北中郎

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

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

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

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也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

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

反急也

存其子孫并致薄醊

醊祭醑也音張芮反

曰張厥德

子毓知名

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爲餅不可咬也毓對曰名不足以

致與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長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已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

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蓬蠱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刑刑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尤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

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

桑之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

之問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

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志曰岐娶馬融女宗姜為妻敦兄子

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歡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妻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掖其門也岐嘗

請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融融如此仕州郡弓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

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

山之操

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

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

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

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

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岐爲長抑彊討姦大興學校也

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

尹延篤復召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爲京兆虎牙都尉

玆著

郡人召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玆深毒

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崔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暉有餘也

延熹元年玆

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馘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宗親陷

召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爲玆所殺馘音翦

岐遂逃難四方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

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其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
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
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言實告之
遂召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
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扈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
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
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
事免因譏次召爲禦寇論

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爲關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靈帝初

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
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
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

縣名屬隴西郡

岐與新除諸郡

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召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

還長安

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

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曰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

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

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

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畱

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

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

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

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

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其上爲

青州刺史岐曰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空舉曰自代光祿勳

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

年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

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

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曰單被卽日便下

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

世世徒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幽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風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百能聽而聞故老

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立冬剪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

解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旣亡行乃可

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溫愛義于剛烈謂義于梁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

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已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掖大也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羈者所衣也相

承本作繒
義亦通

邠卿出疆專命朝威

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四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
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
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
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
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言來數陳便宜羌戎
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
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應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
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

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

吏進不得快戰曰微功退不得溫飽曰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

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首豪泣血驚懼生

變是曰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曰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

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

校尉趙冲其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

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曰滌患下可曰納降若謂臣年少

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在也臣不勝

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

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曰獲安後遭姦

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詭是聞又因緣嬖倖受

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故

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

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安有災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

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

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

虐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如愾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曰姦

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披埽凶黨

收入財賄曰塞痛怨曰蒼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

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梁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

日立號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曰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

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

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曰

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

鑿墉之趾呂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
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呂懲不
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尙書怠職有司
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
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呂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
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呂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
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呂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
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
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
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類舉羌坐爲涼州刺史後先零諸種
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育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

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臣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

郡守也烏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卽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秦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

明吳孫未若奉法

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無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

前變未遠臣

誠戚之

戚憂也前變謂羌反

是曰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

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

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

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

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

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

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

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間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

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

里旣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

怨遂其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書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

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

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原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旨臣愚驚急使軍

就道就道上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已

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旣服臣卽移書軍營及郡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旨上旨爲忠臣

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讓口恭啓故恥旨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

先事庶免罪悔

先事謂前輩敗將也

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

李翁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

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

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

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譎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贄也若臣曰

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

前世尙遺匈奴呂宮姬

先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呂氏也

鎮烏孫呂公主

武帝以江都王連女細君妻烏

孫王昆莫爲夫人也

今臣但費千萬曰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

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

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

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

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

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

也臣雖汗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

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首豈而走險急何能擇也

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

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

陷呂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呂餘寇不

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

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

將張奐呂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

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呂從眾望若猶謂愚

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宥官呂爲奐副朝廷從之呂奐代爲度遼將

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

人多意算自己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

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

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

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

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

曰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

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

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曰規爲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爲尙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曰災妖使從福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

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

再

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高世廢在

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高世廢在

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反

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

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

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目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也怍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

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父惇爲漢陽太守

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

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

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曰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

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

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

壁唯有二百許人間卽勒兵而出軍吏曰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

與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

音三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

與和親其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曰寔羌

豪帥感與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與並受之

郭璞注山海經云鏐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曰酒酹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反使

馬如羊不曰入廩使金如粟不曰入懷悉曰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

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與正身絜己

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

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阮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

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

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

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曰故吏免官禁錮

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

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

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

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

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

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

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

與其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其寇武威張掖緣邊大

被其毒朝廷曰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曰九卿秩督幽并

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
模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密縣故曰二營

兼察

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

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

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祓祊掠雲陽夏復攻漫兩營殺千

餘人冬羌岸尾摩螿等

螿音必
薛反

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

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

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

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

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曰奐新徵不知本

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

少府又拜大司農。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

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

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翼氏

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曰：謹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

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蛇蟄同也。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

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靈社稷，或方直不回。前曰：讒勝

並伏誅戮。海內默然，人懷震懼。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

葬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雷以風，禾卽盡，偃大木，斯救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

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

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願復

之報。願，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

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尙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

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言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言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言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言情相歸

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

農七郡所以奐屈於熲稱曰州將焉

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

前言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言拍

髡仰天而笑者也

拍音片百反髡音步第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鬲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籥子邪滿車五穀蕃熟誠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言

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

新序

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言問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夏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擇及朽骨又況人也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即位車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其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

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子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實於隗者乎於是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

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

黨音徒

凡人之情冤則呼天

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

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人也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

言將爲人所吞也

企心

東望無所復言頽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蒼徒千人著尙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

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

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銀印經

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

通塞命也始終常也

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言續繇牢言釘密爲不喜耳幸有

前窳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

陸翽翽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

數十箔珠襦玉匣縑練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墜王不許曰王章也宋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

儉非王孫

武帝時楊

王孫死誡其子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

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

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

字伯英最知名

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復肯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

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則爲楷則號匆匆不

下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

今稱傳之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

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言建安中

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

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

宦者鄴派封鄴鄉侯也

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

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

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弓斷忠烈

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

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啜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其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

從曾孫也

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

熲少便習弓馬尙遊俠輕財賄

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

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二百

石令秩六百石也

所在能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卽率所領馳

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於道僞退潛於

還路設伏虜弓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

書伏重刑弓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竇

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

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頰

漢百機曰詒字公孫舉人也

乃拜爲中

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爲列侯賜

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

煎勒姐等八種羌

姐音紫且反

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

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

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已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

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

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

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

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

頰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

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

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

勒姐零吾種圍允街

允音黠街音階

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其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

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

稽固猶停留也

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

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曰

千數朝廷知頰爲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

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

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

復曰頰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僂音良逐反又

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

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

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
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
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
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
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烏大破
之

鳥首當縣名屬武威郡故
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

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

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
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
詔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
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言曰臣伏見先
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旣分餘寇

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

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曰爲

狼子野心難曰恩納

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

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

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

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曰

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曰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

十四億

無慮都凡也

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

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

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

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卽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頰衆

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弓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

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

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

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

載爲患頰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

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

浹匝也浹音子際反謂匝十二辰也

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

百年之逋負已慰忠將之亡魂

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云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

功用顯著朕甚

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已家一人爲

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

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

東觀記段頰傳曰出橋門谷也

尋聞虜在奢延澤

卽上郡奢延縣界也

乃將

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

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

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

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今鮮水名在令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頰士卒飢渴

乃勒眾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

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鹵鹵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嘗鹵重服也既到

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

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引恩降可無後悔詔書

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引比陳愚慮思

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

納警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致相反遂懷猜恨信叛弄之訴

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

傷敗曰衄音女六反

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

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

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曰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累曰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

震怒假手行誅

假借也尙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

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

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

占候也

下察人事眾和師克

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

自橋門曰西落川曰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

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奠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

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

獷惡貌也音谷猛反

誕辭空說僭而無徵

何曰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

煎當亂邊

馬援遷之三輔

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

始服終叛至今爲鯁

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爲梗

故遠

識之士曰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

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

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不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

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徇徇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徇也願卒斯

言一曰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

散羌頽曰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

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頽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

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

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

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

谷上下門頽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

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

分遣

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
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
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追
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呂下萬九千級
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
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
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驘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
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尋寢

席也言身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

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

於鎬

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

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

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

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

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頰川太

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

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

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

訟頰功靈帝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

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

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

戎驂

糾結塵斥河潼

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卽潼關

規奐審策丞邊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爲

容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卷五十五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曰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率引總錄眾事曰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歷反

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

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

自引去蕃獨曰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

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

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庭隧樊隆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已薦蕃

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不欲數曰其易

黷故也

黷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

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

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尙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

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

赤子

尙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又

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

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

和侵暴百姓者卽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

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年餘人三府

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曰

長請屬之路乎曰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

士民亦畏其高善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

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

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

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

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高

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

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已非義授邑左右已無功傳賞授

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

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戒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

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

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

曰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曰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

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代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傷於

西宮而不見恤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曰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

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

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

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尙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

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

講武殺禽助祭曰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

逸遊

尚書咎繇謨曰無敬逸欲有邦

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

尚書無逸篇之言

虞舜成王猶有

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

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

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

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

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

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曰止其心誠惡逸

遊之害人也

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

之愴愴式昭德音恩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辭飽之心

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

黃琬其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諧訴坐免歸頃之徵爲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詩大雅也言成王作範不遺
失循用舊無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

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

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其相阿媚大司農

劉祐廷尉馮緄

音古本反

河南尹李膺皆曰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

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

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

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

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

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

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其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

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

國語曰桓公問管仲

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
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

惡必書

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譏其與魯狩也
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

宜先自整勑後言及人

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

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曰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

繼承天位

言拒帝以孟
吾侯即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

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曰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

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屠讓淑忠張五人
與異同時謀事見葉傳也

天啟

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

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

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

說文曰悄悄
愴愴

而小人道長營惑

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己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

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漫

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

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

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呂重賞

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意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

見之爲憺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文帝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意頭白日殺人臣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

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二十萬語見董宣傳

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嘯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

豫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

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敷奏其

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

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呂死陳帝得奏愈怒

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

呂中詔譴卻長史呂下多至抵罪猶呂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

理高唐人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

瓚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數直言多所

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曰黨事下獄考實蕃因

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葉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

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其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

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

死心社稷曰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

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曰爲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

農今諸生好古惑亂勢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

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

令種瓜於隄山阮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

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真之曰土皆厭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誠慈儒鄉湯西有陽台西

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爲蔡阮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闕闕天封比干之墓也今陛下臨

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

顯之厚矣黃笙黃也言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

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

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已

違聖法進退不可已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

於獄殺無辜於市平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

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

用盡於羅紉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之言

也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

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恨恨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已悟陛下除

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

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榘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之

魯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黃馬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已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

曰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

能相持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曰蕃爲

太傅錄尙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尙書畏懼權官託病不

朝蕃曰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言人生雖亡法度尙在常行之與不亡

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

詩

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子蓼

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尙書惶怖皆起視事

靈帝卽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衰功曰勸善表義曰厲俗無德

不報大雅所歎

詩大雅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

內音納尙書曰出納

朕命也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蹇愕之操華首彌固

齊宣王對閔丘曰曰夫士亦華髮陷巖而後可用見新亭

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卽臣廬授高陽鄉

侯印綬卽號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

盜曰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

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曰其

道得之不居也

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

詩小雅曰受爵不讓

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

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

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

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負也

竇太后不許蕃復

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

曰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

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

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

嬈音乃了反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其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

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

有謀蕃自己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

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

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廆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

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嬖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

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

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

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

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

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

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

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臣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

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廷廷猶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

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

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

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

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也蹋蹶蕃曰死老

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卽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

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畱朱震時爲銓令無縣屬沛郡聞

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

梏震授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

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

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曰譴超超詣獄謝三

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驅馳嶮

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

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

通也

愍夫世士已離俗爲高而人倫

莫相恤也。已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已仁心爲己任雖道遠

而彌厲

論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

慄慄乎伊望之業矣

慄慄有風采之貌也

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已攜持民心

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

祁今并州縣也

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

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

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

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

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

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已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

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

路佛呂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

射三公並辟呂司徒高弟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

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

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呂狀聞靈帝責

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呂事中允中傷也明年

遂傳下獄傳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呂它罪被捕司徒楊賜呂

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辱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呂張讓之事故一

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深計謂命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其流涕奉

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呂謝天下豈

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旣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

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其上疏請之曰夫

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

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己不責於人也

是曰孝文納馮唐之說

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爲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刑其爵愚臣爲

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爲雲中太守

晉悼宥魏絳之罪

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爲

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敵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允曰特選受命

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曰奉

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

誠曰允宜蒙三槐之聽曰招忠貞之心

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

書奏得

曰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

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

睚音五懈反眦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眦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

允懼不免

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畱間

轉側猶去來也

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

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卽

位拜太僕再遷守尙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尙書令如

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曰從既
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
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尙畱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
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
尉黃琬尙書鄭公業等謀其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
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曰討袁術爲名
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畱之允乃引內瑞爲
僕射瓚爲尙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
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大
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
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

前謀

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呼雨止曰霽

瑞曰自歲末呂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

執法

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

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

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

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

帝時疾愈故入賀也

允初議赦卓部曲

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

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宜安之道也呂布又欲曰卓財物

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曰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

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

稜威稜也音力登反

初懼董卓

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呂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

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

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則必人人自危可曰皇甫義真爲將軍

就領其眾因使畱陝曰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曰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曰董公親厚並尙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

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錄中天子制也

招允曰

公可曰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曰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

朝廷謂天子也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勤曰國家爲念初允曰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曰我二人在外故

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惟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讀音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儻豎胡种樂人

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言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

祕器贈弓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
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弓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
歸功不侯所弓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
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戢字叔
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尙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
授戢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戢辭貌
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
州乃辟之執戢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鍾繇字元常魏
太祖時爲相國

莊子曰斯所謂帝之
應解懸解喻安泰也

而終不曰猜忤爲

論曰士雖弓正立亦弓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
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曰猜忤爲
豐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
問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網人謀雖緝幽運未當

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

本行也

言觀殄瘁易非云亡

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

子師圖難晦

心傾節

謂矯性屈意於董卓

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誅卓為工被殺為拙也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金鑒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六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六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嗜

好也惡音鳥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山其所習尚書曰維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者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若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曰聖人導人理

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

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埴猶埴

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假仁曰効已憑義曰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

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廝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

子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雖力足視諸人秋霸德既衰狙詐萌起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諸狀乎此為所憂懼情也並見左傳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曰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

及戰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史記曰楚惠王言莊烏越之郢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

謂范雎蔡士之飾巧馳辯曰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作謀以

釣利於秦也賈誼過秦曰贏糧而景從也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同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及漢祖杖劍武夫敦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

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者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輕死重氣怨惠必

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

也侯首自武帝已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

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為宣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

藝宮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異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

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謂龔勝薛方郭欽蔣綱之類並隱居不應辟召

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謂逢明嚴光周黨尚長之屬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

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

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婞恨也音邢鼎反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

過其理然矣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下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若范滂張儉之

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蠶吾侯受學於甘陵

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

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議

揣

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

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暉音質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爲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郡中還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蓋平境界瑨下

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恒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氣不良法網功曹岑璠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管殺之恒帝徵瑨下獄死宗實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實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行善之名副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

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

冠猶首也

並與李膺陳蕃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

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

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爲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扶

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

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自公卿已

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

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

竟案殺之初成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成弟子牢修因

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其爲部黨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

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

希望也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

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引德行人者也張儉岑晬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

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

爲八厨

替姓也音皮

厨者言能引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

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其爲部黨

圖危社稷呂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

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

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墀共爲部黨而儉爲

之魁墀除地於中爲墀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直靈並名故大長秋曹

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

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

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

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

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

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

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

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

上祿縣屬武都

郡今成州縣也

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

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

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帝覽而悟之

黨錮自從祖已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

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

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

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

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弛之貌也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

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尙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

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

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

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

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

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

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

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

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

興二年司徒种暉舉淑賢良方正辭曰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

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

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尙書納忠建議多所補

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曰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

不能用亦不罪焉曰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

之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爲太尉

漢官儀曰修字伯游

父益

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

亢高也

唯曰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

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與威明多望

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曰母老乞不之官

承

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

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

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

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陳交戰身被創痍試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曰

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南陽樊陵求爲門

徒膺謝不受陵後曰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

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

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

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

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

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

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還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

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謂劉歸謂劉膺表欲按其罪元羣

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

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

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呂羣賢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

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

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而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

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

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

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止兵戎以當強敵提抱鼓以勸百萬之眾

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埋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

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
呂四臣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
雖小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
人所以為寶者與玉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
人不敢東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
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
以照千里豈持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歸而去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

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

邪臣肆之已法也陳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

因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

膺等拔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

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

記功忘失是曰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生法抵罪後梁

按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緄前討荆蠻均

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今

夷有功效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蕞弟吳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

不侮鯁寡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不長疆禦作解君子曰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乞原

膺等已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
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
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
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曰不先
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
焉

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不定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禮云公族有罪雖曰

宥之有司執憲不從

解見張補傳

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

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已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憂
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
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
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
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陋膺獨持風裁已聲名自高

裁音才代反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將州龍門縣子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

之屬莫能上上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

及遭黨事當考實鷹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

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

解見耿弁傳

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平署猶連署也

帝愈怒遂

下鷹等於黃門北寺獄

獄名解見靈紀也

鷹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

帝曰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鷹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

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以朝廷爲汙穢也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

於鷹苟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曰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

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鷹故曰父爲喻也

知曰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

路夷當卽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

謂天子鼎臣卽陳蕃

人鬼同謀

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曰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

易曰

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夷傷也融明也明或至難下坤上離爲日坤爲地日之初出其

明未明左傳曰明而未融其虹蜺揚輝奔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奔和謂奔當且平以膺黜故喻之也虹蜺揚輝奔和取同君子同小人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

險投已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雖匱人望內合私願願之想甚欣

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爲門任其飛沈與時抑

揚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

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呂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

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

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台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將無貳志事

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共將來辭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

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

願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

子師之豈可已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
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
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
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
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
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立爲鄉佐知其異器
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
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言絕人事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
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

罪人也

寒蟬謂寂然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爲氣也噤寂冥而無聲

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

禮記曰好問近乎
智力行近乎仁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

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

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
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

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

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
盾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

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菓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即君年
可入小學而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

皇限白決罰
遂成學業也

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

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兪

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

其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

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究結政爲三河表

三河謂河東河內河
南也表猶標準也

再遷廷

熹四年拜尙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

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

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

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

累氣屏息也

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

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已疾辭乞骸骨

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

已諧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

三讓解見和帝紀

延陵高揖華夏仰風

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蘧氏之可

卷體甯子之如愚

蘧伯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邾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蘧武子邦無道則愚微

妙玄通冲而不盈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蔑三光之明未暇已

天下爲事何其劬與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

靈帝初陳蕃

輔政已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

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爲縣吏兄爲鄉

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

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

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國相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

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

頃之遷尙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尙

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尙書會被黨議免歸

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憶容後竇武等誅朗已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爲牛渚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

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

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北門猶並門也

由是爲豪姓所

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已聲名爲中官所憚遂

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

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已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

山中

林慮今相州縣

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

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

涅陽縣屬南陽郡

遇馥

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

中密呼靜曰吾已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已庇性

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已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

安眾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其址也

舉孝廉九辟公府有

道徵不就後爲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

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

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

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

長

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

皆曰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

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曰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

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

少厲清節爲州里所

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爲四行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

曰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

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

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

投版棄官而去

版勿也

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曰公禮

格之

格正也

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復爲

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掾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

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

暴深爲民害豈曰汗簡札哉問曰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

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忠臣除姦

王道曰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

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

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其朝顯薦

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

侍唐衡曰頌請資資用爲吏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

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已利刃齒腐朽

或音才

今日寧受笞死

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曰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曰

爲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

鉤引也

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

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帝謂天也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曰同囚多

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

曰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堦下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史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

關三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

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

並欲何爲皆曰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

及見惡如探湯

探湯喻天疾也見論語

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

所願聞不悟更曰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

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

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

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

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二百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

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

獄尙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

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

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

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

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舍舍也音知戀反

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

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言罪累君又

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已供養仲博

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

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唐杜密既有

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

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

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蘊義生風已鼓動流俗周易

曰鼓以動之激素行已恥威權立廉尚已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

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

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

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

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巳地執尙人州郡連辟察孝

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尙書令及桓帝誅大將

軍梁冀勲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

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寶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已禮讓化鄉里鄉

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

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

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

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

已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

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

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

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已故
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
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
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
奏罷黜之不納已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
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
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
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爲趙王

父成江夏

太守儉初舉茂才已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

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

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
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
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邗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
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
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
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遷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
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
欽儉得義之半也欽
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曰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已十
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
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
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已百
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

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

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又秦爲昭王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

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問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

季布逃亡朱

家甘罪

季布楚人爲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隨罪三族布匿濰陽周氏髡緇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

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爲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爲河東守也

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

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益

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曰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

堙塞也前書莊固曰何武王嘉

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

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晁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力

父豫爲南郡太守已貪叨誅死

方言

曰明晁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已有道見徵賓客滿門已

睡非良家子不肯見晁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

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晔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

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爾雅曰董督正

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晔高名請爲功曹又召張牧

爲中賊曹吏瑨委心晔牧褻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

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已賂遺中官已此並得

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晔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晔竟

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

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晔與牧遁逃亡匿齊

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

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

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

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已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

臣賢

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卽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霸以師勳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蓋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昱少習家學

家學尚書

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

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卽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已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

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
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
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
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
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
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

瑕丘今兗州縣

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

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
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
再遷議郎補蒙令

蒙縣屬梁國

召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

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羊縣

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

瑋璋之質

瑋璋玉也半瑋曰瑋謝靈運曰林宗歎備有瑋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詩曰如瑋如璋台閣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三遷

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

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

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

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

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

發

就發處案驗也

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

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

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

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

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

謂武等訟之桓帝曰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晷已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望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傳之文也

公孝已要君致釁自遺

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已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

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東陽縣東北也

少遊學洛陽顥雖後進

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爲復讐已頭齧

其墓

齧祭脣也音竹歲反

及陳蕃李膺之敗顥已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

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

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

詩大推曰有齊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之友曰有聖德也其注曰論德宜譽曰奔走也

是時黨

事起天下多離其難，厥當私入潯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爲求援救。呂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顯。呂爲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顯。呂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顯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呂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氛傍贊曰：「渭曰涇，濁玉曰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喻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全錢書局印

編古閣本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六十







